香港社會政治化的正確方向

知微篇

周八駿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人數和投票率均創歷史新高。投票率爲五年前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一點六倍。聯繫三個月前，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歷屆立法會選舉之新高，反映香港社會政治化正在顯著提速。

社會愈益政治化，與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空前複雜而激烈，是互爲表裏並相互推動的。因此，一個嚴肅和嚴重的問題擺到了香港七百二十萬居民，以及所有關心香港的人面前：香港社會政治化的正確方向是什麼？

選舉應為君子之爭

一方面，香港居民（選民）越來越關心自己生活的這座城市的前途和命運，因爲他們個人和家庭的前途和命運繫於這座城市。但是，另一方面，反對派愈益激進，「本土自決」和「港獨」欲把香港引入死胡同，而香港的政治領袖們卻無法提供明確可靠的指引。毋須諱言，今日香港，存在着明顯的領導空缺，這一點尤其突出反映在愈益激烈的第五任行政長官爭奪上。

所有已表明和將表明參選的政治人物或公衆人士，都標榜他（她）們是爲香港而不是爲個人。然而，弔詭的是，不顧現屆政府餘下任期管治和施政，不顧互相「廝殺」的結果，對香港政界、工商界、專業界造成難以修補的分裂，豈是香港之福?!

第五任行政長官仍由一千二百人選委會選舉產生，因此，各位參選人互不相讓地拚搶，直接影響的是政界、工商界和專業界，它們是一千二百人選委會的主要來源。五年前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有兩名建制派候選人相爭，在這些界別中已造成至今無法修補的裂痕。這一回，現屆政府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以及其他多名建制派政治人物或公衆人士均欲問鼎第五任行政長官，將對香港的政界、工商界和專業界造成較五年前更惡劣的分裂。

長時期以來，無論香港的政界（包括傳統公務員）、工商界還是專業界，形成若干小團體或既得利益集團，這是不可避免的。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者多，便折射這一點。

政治小團體或經濟政治既得利益集團，世界各國、各地皆有。從政者結怨，司空見慣。

在九七前，港英政府高官在治港期間也同香港本地精英結下恩怨，他們相互間也會結下芥蒂。但是，他們結束在香港的任職後幾乎都返回英國，留給香港相關人士的「恩怨」也隨之而去；相互間在治港期間形成的芥蒂，則因爲英國畢竟是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個城市，可以各自分居不同城市或處於不相干崗位而迴避。

然而，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安排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界、工商界、專業界頭面人物之間，因爲競爭行政長官而產生或深化的「恩怨」，既不可能經他們與內地人員交流，也不可能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展開人員交流的辦法來疏通，唯有他們選擇個人移居其他地方來迴避。問題是，環視全球，回望香港，試問：香港著名人士有幾個願意移居他地?!

於是，即使不爲香港的政界、工商界、專業界的整體利益考慮，爲有關人士的切身利益計較，所有欲問鼎第五任行政長官者，也必須知有所進退和適可而止。

總之，關於香港社會政治化的正確方向的基本要求是，無論立法會、區議會還是行政長官競選，都應當是居子之爭，比較政治綱領，不搞人身攻擊。

中央對港有憲制權責

誠然，僅有基本要求是不夠的，還要有基本目標。香港社會政治化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具體而言，包括：反對派及其支持群衆趨於激進，建制派呈現分化甚至分裂的徵兆，而使一部分支持群衆陷入思想迷茫。從而，香港社會政治化提速不僅表現爲兩大陣營對抗惡化，而且造成社會在政治上撕裂加劇。

十二月十一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禮賓府約會各界友好人士。據媒體翌日披露，梁振英在席間稱：現時大家可能缺乏方向，但是不要緊。大家都希望香港好，而行政長官須中央委任，無論下任行政長官是誰，大家都應該支持。

所以，香港社會政治化的正確方向不僅要有從政者君子相爭的基本要求，而且要有爲香港好的基本目標。爲香港好，不是空談，而是實幹。如果不顧現屆政府團結，丟棄肩負的重任，而打着「爲我城」的幌子競爭下任行政長官，請問：這樣能相信是「爲香港好」？

當前，「一國兩制」處於十字路口，「爲香港好」必須支持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措施。國家領導人一再表示，中央對香港沒有私心。香港不向國家財政交一分錢，國家承擔香港駐軍全部開支，香港居民不需要服兵役。如果不是因爲亞洲金融危機和新世紀全球化新態勢，促使特區政府主動向中央提出要求，也不會有CEPA。有些人批評中央越來越管香港，他們或者是眞不明白或者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中央是對香港有憲制權責的。何況，在實踐上，是特區的政治形勢、經濟形勢和民生狀況，令中央不得不負起憲制責任。

資深評論員、博士

時窮節乃見一二垂丹青

議論風生

羅慧

特首梁振英宣布不競選連任，從中央到普通港人皆表惋惜和不捨！一個忠於國家、熱愛香港、能力卓越、風骨錚錚的行政長官，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馭危局、撥亂反正，護國家、堅決反「獨」，守法治、捍衛底線，爲民生、以民爲先，然也有缺失，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反對派歡呼倒梁「勝利」的阿Q精神，正如《克雷洛夫寓言》所嘲喻：「鷹有時飛得比雞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比鷹高。」梁振英毫無疑問是奮翮高飛的雄鷹。

梁特首受任於局勢風起雲湧之際，奉命於香港艱困危難之間，時世造就了他時窮節乃見，勳績著千秋的功業。

馭危局，撥亂反正。以二〇一四年「佔中」事件爲例，外有反華勢力支持、內有反對派和老奸巨猾政客蠱惑、大學有幼稚學生參與，如此敵我矛盾交叉，剪不斷理還亂的政局，處理過火則授人以柄火上澆油，放縱姑息則危機擴大變成動亂。以梁振英爲特首的特區政府，冷靜捕捉了「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戰機，和平、不流血瓦解，平息了這場七十九天的亂局，得到了習近平主席引唐太宗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高度嘉許。

護國家，堅決反「獨」。港大的《學苑》鼓吹「香港民族」、販賣「港獨」，甫一冒頭，梁特首就在翌年的施政報告批評「港獨」違背「一國兩制」的「一國」前提和原則。裂國陰謀家及其傳媒驚恐萬狀，群起而攻，倒打一耙胡言「港獨」因他率先批「獨」而蔓延，可是梁特首爲守護國家主權安全義無反顧。梁游兩個「港獨」分子在立法會宣誓時辱國播「獨」，梁特首即向高院提司法覆核，褫奪了梁游議員資格。護國主權，正氣凜然。

守法治，捍衛底線。兩名「港獨」分子因違法身敗名裂，是因爲梁振英守護了《基本法》底線。人大常委會主動爲《基本法》第一〇四條釋法的憲制舉措，引領了高院遵循「釋法」條文褫奪「港獨」分子議員資格。以此爲標尺，又乘勝追擊對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梁國雄不誠實、不尊重法律的反誓言、假宣誓、拒宣誓提司法覆核。高院法官的「香港《基本法》享最高法律地位，至高無上」結論，成爲全港市民言行必須遵循的原則。

為民生，以民為先。梁特首就任之後，推出「港人優先」的「零雙非」、「限奶令」，及改深圳居民來港爲「一周一行」和「港人港地」，都立竿見影；劃出本港貧窮線，推扶貧安老措施，四十三萬多長者領到津貼，綜援戶逐年減少，政府福利開支近年激增百分之五十五；推動公屋建設，重啓凍結十四年的長遠房屋策略檢討，未來三至四年一手私樓供應量預計有九點三萬個單位；增加土地供應，規劃收回新界「棕地」，充分利用本港土地資源……梁振英不顧反對派的「拉布」和少數刁民攔阻，將民生疾苦謹記在心並有所作爲，這是有目共睹的。

鋪路橋，領港出征。梁特首懷報國之心，放眼全球，引領香港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他深知香港在國家大戰略中有國際營商、國際法律、資金進出自由、中外文化語言和人才的五大優勢，提出香港在「一帶一路」中充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舉辦香港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得到張德江委員長與會支持。梁振英是帶領香港走出困局、華麗轉身的領路人。

節乃見，功著社會。梁振英被反對派誣爲「狼英」，更對他女兒追蹤、抹黑、誣告，作爲政治綁架「人質」，對梁特首進行政治訛詐、勒索。可是他正如文天祥《正氣歌》所言：「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梁特首忠於祖國、熱愛香港的品質和氣節，香港回歸後的史冊，必然記下他濃彩重筆的一章。

反對派憑什麼「造王」？

方靖之

反對派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300多張選票，隨即意氣風發，表示要利用手上選票「造王」，並且開出一系列條件清單，包括要求特首參選人承諾重啓政改、取消人大「八·三一決定」，並且叫囂「換人係唔夠，最緊要係換制度」云云。反對派以爲自己掌握了所謂特首選舉的關鍵少數，就可「以小博大」，藉此控制選舉，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不要說建制派依然掌握着絕對多數的選票，就是在反對派內部，也不可能取得共識。請問一個四分五裂的反對派，還談什麼「造王」？

其實，所謂「造王」說並非反對派的主流，恰恰相反，這300多張反對派選委票中，對於特首選舉至少有三種意見。一是利用手上選票「造王」，即是將選票給予立場靠向他們，或是向他們作出某些政治交易的人士，這是所謂「造王派」。二是希望反對派派出一個代表參選，原因是過去幾屆，反對派都有派人參選，這次擁有300多張選票，怎可能缺席選舉？而且，反對派支持其他參選人，變相是將自己矮化。三是最激進的「白票派」，即是要求所有反對派選委都投「白票」，既藉此彰顯制度的不公，也希望導致「流選」的目的。

現在這三種意見在反對派內各有市場，而背後都各有支持者，所以反對派希望這300多名選委統一投票，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更不要說300多名選委，既有傳統反對派人士，也有激進派、本土派，彼此牙齒印甚深，誰也不服誰，誰人有一錘定音的能力？反對派這300多票並非鐵板一塊，所謂統一「造王」只是某些人的妄想而已。

更重要的是，反對派如果將票投給其他參選人，而該名參選人基本上屬於建制人士，那麼，反對派就要向支持者解釋，爲什麼突然要轉爲支持建制派人士。可以預計的是，此舉必定會遭到激進派的猛烈炮轟，被指責爲「民主叛徒」，隨時得不償失。另一方面，任何有意參選特首者，都必須知道反對派的支持不是雪中送炭，而是死亡之吻。反對派把票給你，必定要你付出代價，包括在政策上作出妥協和利益上的交易，以至在大問題上被反對派左右，這是所有自稱建制派人士都不可能接受的條件。再加上，反對派已經表明「換人係唔夠，最緊要係換制度」，毫不掩飾地暴露奪權野心，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見。

參選特首資格的第一條，就是愛國愛港，但一個與反對派以至激進本土派作政治交易的人，甚至成爲其顚覆選舉制度的幫兇，是否還可稱爲愛國愛港，是否可以得到中央接納，不是很清楚嗎？相信，所有建制派人士都不會接受反對派的死亡之吻，反對派所謂「造王」，只是他們的白日夢囈而已。

國家支持香港提升旅遊業

港事港心

葉慶寧

日前與「幫港出聲」一衆學者、專業人士及商界朋友訪京，行程中獲安排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親切接見。會面中我感覺張德江委員長對香港社會事務非常熟悉，他一再強調中央政府會貫徹「一國兩制」，以堅定不移的方針去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發展香港經濟，中央有信心特區政府有能力去解決香港當前面對的種種挑戰。

以我的記憶，張德江委員長更表示，近期有極小撮人宣揚「港獨」，他指出「港獨」禍國殃民，不能輕視，不能視而不見，並充分表明中央政府維護「一國兩制」、反對「港獨」的堅定立場。他認爲廣大香港同胞是愛國愛港，中央對香港同胞有信心、對香港有信心、對國家有信心。

他非常肯定並讚揚「幫港出聲」成員過去的工作，匯聚民意、凝聚民心、發出民聲，囑咐各成員繼續努力，推動「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穩定發展。

長達兩小時會面期間，除了政治外，有關民生問題亦有深入詳盡的討論。在翌日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時，提及近年旅遊業所面對的困境，他也注意到情況的嚴重性，影響更多相關行業的基層生活，故會積極跟進。

下述爲我提出的建議：（1）出境遊：爭取全面實施CEPA，容許香港旅行社在廣東省開設旅行社，內地居民可以直接購買香港的旅遊產品和服務，大幅擴展商機。（2）入境遊：希望國家旅遊局加強推廣「香港自由行」及組團旅遊港澳。（3）本港經濟：增加更多自由行城市，促進兩地居民交流，提振香港的旅遊和零售行業。

經濟發展委員會旅遊小組委員、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

特朗普推特治國　美「國將不國」？

張敬偉

國際政治

特朗普靠推特在大選中吸了大批鐵粉，也爲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立下大功。

「推特總統」成爲輿論場給予特朗普的新名頭。是調侃還是擔憂，普通美國人也許沒有想那麼多。他們還沉浸在這位個性總統帶給他們的娛樂快感中。但是美國政治和知識精英，卻洞悉其中的危險。在特朗普冒失地壞了美國政治規矩和蔡英文通電話後，引發白宮一陣驚恐，不得不出來滅火，強調中美關係沒有發生變化。

推特治國是偽命題

但是特朗普還是用推特在貿易和南海問題上懟中國。對此，中國沒有像希拉里那樣，隨着特朗普的邏輯，和其硬碰硬。特朗普就像個調皮的壞孩子，你不理他，他反而老實了。從其提名的駐華大使——艾奧瓦州州長特里·布蘭斯塔德的情況看，特朗普並不希望和中國關係鬧得太僵，而是選擇和中國有淵源的政治家去做中美關係的潤滑劑。

更有觀察家分析，當特朗普執政之後，了解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台灣作爲中國的核心利益，他和蔡英文的通話就是中美關係的一段小插曲。特朗普的推特外交，不過是讓世界對美國又多了一些不安和焦慮。但是特朗普用推特治國，確實用錯了工具。美國是個複雜的憲政體制國家，除了兩黨博弈，還有兩院掣肘，更有輿論監督。美國總統看上去很有權，但是其每項政策，都需經過複雜的博弈才能實施。特朗普要用推特來推廣他的政策，也許會引起底層民衆的共鳴，但是要讓兩黨政客、國會兩院和輿論贊同，恐非易事。

所謂特朗普推特治國，只是一個僞命題。特朗普執政後，也許只能用推特發發牢騷出出怨氣而已。如果特朗普眞的要用推特激發的民意來和傳統政治作對，美國就會陷入混亂和分裂狀態。即如《時代》周刊對其的評價：「美利堅分裂國總統」、「煽動者」。

習慣在凌晨三四點鐘發推特的特朗普，恐怕暫時還會瘋一陣子，以所謂「140字的海明威」自居。但是這位有一千七百萬粉絲的美國當選總統，如果還是走不出「明星的自戀」，美國人將會面臨現實迫近的危機感。政治不是肥皂劇，民生也不是遊戲，外交更非另類兒戲，要讓美國「再偉大」的特朗普，靠攻擊他國和政敵的油嘴滑舌，是無法帶領美國繼續領導世界的。

據《紐約時報》統計，二〇一五年六月以來，特朗普通過微博侵擾的人士多達三百餘位，他們都是美國政治和各界精英人士。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他對美國精英大佬的攻擊少了，但又開始在外交上走鋼絲，讓美國和世界大國交惡。特朗普的這種脾性，如果在白宮得不到改變，他在第一個任期的四年裏，可能就會「敵人滿天下」。他沒有政治未來，美國人則面臨着難挨的四年混亂期。

推特難維繫現實平衡

當美國和世界對特朗普執政不看好時，也許特朗普會在白宮徹底改變自己的風格。就像美國和世界都不看好特朗普能夠戰勝希拉里時，特朗普卻贏了。作爲一位善變、喜歡嘩衆取寵而又善於把握機會的商人，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也許會出人意外。

特朗普的內閣成員漸漸浮出水面。一方面，他提名極端保守的鷹派作爲防長，另一方面又提名華爾街大佬作爲財政部長，他還決定提名億萬富翁作爲他的國務卿……這些重要職位體現的權力分配，凸顯特朗普既向共和黨鷹派拋去橄欖枝，也向華爾街大佬示好，更信任和他一樣的美國富豪。如此看來，他也需要一個權力平衡的架構，以便推行他相對保守的孤立主義政策。

但這並非問題的關鍵。因爲美國的政治體制所決定，使得特朗普即使在第一任期內，其內閣成員也不總是確定的。更關鍵的是，如果特朗普不改掉自己的大嘴問題，或者習慣性地以推特治國，會讓他任命的閣員們缺乏安全感和榮譽感。因而，如果特朗普不改變自己的壞習慣，即使他有心維持權力的平衡，或者說彌補美國社會因他而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割裂，也無濟於事。

互聯網改變了美國，也成就了特朗普。但現實政治畢竟和虛擬的推特不同，特朗普可以在推特上成就競選傳奇，卻不能用推特治國。否則，美國將會國將不國。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